

清詩話彙編

郭紹虞

編選

富壽蓀

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郭紹虞

編選

富壽蓀

校點

清詩話彙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清詩話續編 / 郭紹虞編選; 富壽蓀校點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-7-5325-8073-6

I. ①清… II. ①郭… ②富… III. ①詩話—中國—
清代 IV. ①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87246 號

再版責編: 郭時羽

責任校對: 陳 穎

技術編輯: 隗婷婷

清詩話續編

(全四冊)

郭紹虞 編選

富壽蓀 校點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張 73.625 插頁 20 字數 1,583,000

2016 年 6 月第 2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500

ISBN 978-7-5325-8073-6

I · 3053 精裝定價: 32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再版說明

一九六三年，本社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丁福保編清詩話；一九七八年，本社邀請郭紹虞先生對前言作較大修訂后再版，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。一九八四年，郭紹虞先生輯清詩話續編出版；一九九九年，清詩話與續編同時再版。轉眼十餘年過去，二〇一四年，我社推出由張寅彭教授選輯，吳忱、楊焄點校之清詩話三編。至此，三書共收詩話一百七十四種，有清一代之詩話精華，大致在茲。此次，為適應新的需要，特將清詩話、清詩話續編重排再版，并效法先賢，邀請張寅彭教授為續編各篇撰寫了提要，以饗讀者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三月

清詩話續編序

詩話之作，至清代而登峯造極。清人詩話約有三四百種，不特數量遠較前代繁富，而評述之精當亦超越前人。丁福保氏曾編選王夫之薑齋詩話等四十三種爲清詩話，頗便於研究者參考，爲學術界所稱道。

予爲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理論，平生搜集清人詩話不遺餘力，而朋輩中復有以孤本、抄本見貽者，故收藏較爲完備。予久欲編選清人詩話叢書，以繼丁氏未竟之業。一九六五年，富壽蓀君見訪，話及此事，富君極力慫恿，遂有此編輯清詩話續編之舉。

清人詩話中，除評述歷代作家作品外，亦有專述交遊軼事及聲韻格律者。本書爲提供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理論參考之用，故所選者以評論爲主。

本書共選輯清人詩話三十四種，其中如毛先舒詩辯坻、賀貽孫詩筏、賀裳載酒園詩話、吳喬園爐詩話、張謙宜覲齋詩談、喬億劍溪說詩、趙翼甌北詩話、翁方綱石洲詩話、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、余成教石園詩話、潘德輿養一齋詩話、朱庭珍筱園詩話等，頗有真知灼見，足資參考，更有多種爲歷來絕少流傳者，故先行整理出版。顧清人詩話精粹者尚多，他日當再選輯爲清詩話三編。

本書校點由富壽蓀君擔任。富君精於詩學，在校勘中廣徵羣書，對引詩引文中脫誤多所補正，並

校訂論述中謬誤，共寫出校記三千餘條。前後歷時五年，用力甚勤。其不足之處，則有待於專家、讀者指正。

郭紹虞

一九八〇年三月

我長期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。中國文學批評，一曰論文，二曰論詩，無論文論詩論，至清代而集大成。早在三十年代初，我執教燕京大學，即致力於搜集清人詩話。凡燕大有有關藏書及他處可資借閱者，均一一抄錄或晒印，有的加標點評注。閑時復涉足書肆，多方搜求。友人中亦有以孤本、抄本相贈者。積十年收藏蔚然可觀。以之對照丁福保所匯輯的清詩話，在肯定其一定價值的同時，總感到他顯現清人詩話的全貌方面有所不足，這可能是由於丁氏急於成書，未及多方搜羅所致。於是，即萌再輯補編或續編之志。

適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爲避日僞之淫威，匆促屏當南下姑蘇，許多衣服用具均棄之不顧，而對所藏清人詩話資料，却不忍割舍，依然隨身攜帶。其後二十年，由於種種原因，清詩話續編未果，但整理研究工作還在持續之中。

一九六二年中國歷代文論選編成，續編清詩話的願望又生。當時得到田念萱、黃屏等君的協助，已作了一些抄錄的準備工作。一九六五年，經富壽蓀君一再慫恿，並願意以校點自任，遂正式開始匯輯清詩話續編的工作。其間經過十年內亂，被迫中斷。「四人幫」粉碎後方得以恢復。因經浩劫，材料散亂，須由老妻張方行協助一一找出，再經我重新閱讀挑選，有的還請老妻抄錄後，分批交與富君校點。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力支持，清詩話續編終於一九八三年底出版，了我五十年之宿願，亦平生一快事也。近聞有人傳言，謂我編選此書只需二天工夫即克竣事，是亦不值一哂矣。

郭紹虞

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

編者按：此乃著名學者郭紹虞先生的最後一篇文稿，原名宿願五十載——清詩話續編出版有感，刊登於文匯報，文末有當時編輯按語云：「著名學者郭紹虞因突發肺炎不幸於六月二十二日逝世。郭老在發病前曾口授宿願五十載一篇，由其夫人張方行同志記錄，並經他親自核定。現在，這已成爲郭老最後之遺作，彌足珍貴，特全文刊載，以資悼念。」現我社重版此書，郭老家人提供此珍貴資料，故特附於此，以見前輩學人對學術之用心。

校點說明

本書共選輯清人詩話三十四種，除闕名靜居緒言一種爲未刊稿本，其餘均以原刻本爲底本。

本書校點係在郭紹虞先生指導下進行。

校勘方面，要求對引詩、引文中脫誤，盡可能查核補正，並作校記說明。書中所引漢、魏、晉、南北朝、唐詩，據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及全唐詩校勘，並參校昭明文選、玉臺新詠、唐人選唐詩（十種）、文苑英華、唐文粹、唐百家詩選、樂府詩集、唐詩紀事、萬首唐人絕句、衆妙集、唐詩鼓吹、唐詩品彙及有闕專集等；宋詩據各家專集校勘，並參校宋文鑑、宋朝類苑、詩話總龜、苕溪漁隱叢話、詩人玉屑、瀛奎律髓、宋詩鈔及宋詩紀事等；金、元、明、清詩據各家專集校勘，並參校中州集、元文類、元詩選、列朝詩集、明詩綜、明詩紀事及清詩別裁集等。書中引文據原書校勘，凡節錄者，一般只校訂錯字，如刪節不當以致無法卒讀或有失原意者，則酌予校補；凡全錄者，則對個別脫字脫句酌予補齊。爲避免以誤傳誤，對論述中錯誤，經考證核實，作出校訂，寫在校記中，供讀者參考。

標點方面，要求對人名、地名、書名加專名綫，對引詩、引文加引號。一部分引文曾經節錄或刪改，爲與作者本人論述有所區別，故仍加引號。

本書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同志在審閱中提出寶貴意見，獲益良多，謹致謝忱。因書中引詩、引

文極其廣泛，較多引詩並無篇名，甚至亦無作者姓名，故校勘頗爲艱鉅。限於水平，校點中錯誤難免，殷切期望專家、讀者指正。

富壽蓀

一九八〇年三月

清詩話續編提要

張寅彭

郭紹虞先生選輯之清詩話續編，久已膾炙人口。今值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之際，主事者以此書無提要，囑余爲之補撰。遂不避淺陋，盡己所知，各就成書始末、版本異同、議論長短，略撰數語，俾讀者有所取焉。續編所選，以詩評類著作爲主，故稍詳其源流變化。又仿郭先生撰清詩話提要之例，一并置於卷首。各篇次第一依原輯，以方便比照閱讀。惟限於學識，是耶非耶，尚祈方家郢政也。丙申正月識。

詩辯坻 四卷。毛先舒撰。先舒（一六二〇—一六八八）一名騷，字稚黃，一字馳黃，浙江仁和人。明

末諸生。入清棄舉業。有思古堂集。清史稿卷四八四有傳。

此書自叙謂「作于乙之首春，成于壬之杪冬」。考順治十七年王士禛、鄒祇謨編選之倚聲初集已著錄是書，則此「乙」、「壬」當爲順治二年乙酉至九年壬辰。時值作者三十歲上下，故議論不免氣盛，頗有明七子之遺風。如以「格」、「法」論詩，詩須斂才就格，無關才多，良由法少；宗唐前詩而以「唐後」一語略過宋元，直接明詩，是皆七子餘緒。惟論體稍異于前明諸家，如三百篇後，按詩、騷、樂府三體說之。其中騷流於賦，可無論；詩則揚古體抑近體，故說古多可聽，論近

則難當意，尤以七律「已底極變」而重貶之，遂連老杜、義山亦不入法眼，體勢亦竟論至半途而止矣。然說樂府則大反之，漢魏以下，視唐絕句爲樂府，詞之小令、宋詞之長調、金之弦索調、元之套曲，直至明之南曲，洋洋灑灑，以植之樂調串連一系，而未見拘泥，蓋得益於深諳韻學之長也。毛氏由明入清，又曾從陳子龍、劉宗周遊，故論明詩較爲親切，雖宗七子，亦不無商駁；卷四又有專篇論析竟陵鍾譚，分立說善者與謬者各三十餘則，可謂持平。有康熙間刊毛稚黃十二種書本。

春酒堂詩話 一卷。周容撰。容（一六一九—一六七九）字鄮三，一作茂三，浙江鄞縣人。明諸生。明亡後爲僧，不久以母在返俗。曾代人受刑跛足，別號蹙堂。性狂放，時人目爲徐文長。康熙時拒薦博學鴻詞科。有春酒堂詩文集。

此卷有憶康熙十七年戊午事，則當成於翌年下世前。周氏乃不羈之士，又身歷鼎革之變，故說古今詩頗有世事之感，如以唐李端送劉侍郎絕句爲友人楊猶龍死之讖，讀王介甫明妃曲而斷其人「使當高宗之日爲秦太師乎」之類。其詩受知于錢牧齋，嘗手錄牧齋列朝詩集之小傳，而不喜其詩選；又譏「步其體例而成書者」爲「俚鄙」，則似隱指朱彝尊之明詩綜，其時尚在編撰中耳。總之，周氏性情中人，說詩以出人意表爲快，然終是一家一得之言，于清初詩學似無關痛癢。有民國四年張氏約園刊四明叢書春酒堂遺書本，續編即用此本。

抱真堂詩話 一卷。宋徵璧撰。徵璧（一六一五—？）原名存楠，字尚木，江南華亭人。明崇禎十六年

進士，官中書舍人。入清後出任潮州知府。與其弟徵輿俱有名，時稱「大小宋」。有抱真堂詩稿等。

此卷大抵於漢魏六朝盛唐人詩作摘句評，頗留意於比較歷代各家之句意關係，不爲無見。時有下及明何大復、陳大樽者，尤覺親切，蓋作者亦此派中人也。下語甚簡練，偶有誤憶處，不足怪也。又詩稿本另有詩評一卷，系輯吳偉業、陳子龍、李雯等評宋氏之語，出自其弟徵璘、徵璣及子侄輩之手，非自輯也。

詩筏 一卷。賀貽孫撰。貽孫（一六〇五—一六八八）字子翼，號孚尹，江西永新人。明末諸生。入

清不仕，避居深山，著述以終。有水田居詩文集等。清史稿卷八四八有傳。

本書有族弟賀雲巖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序，謂彙刻其兄詩騷二筏，以「例家子翼先生四十年著作諸書」，時在著者逝世前數年。又自序謂「二十年前與友人論詩，退而書之」云云，以此推之，則書約成於康熙初。賀氏自幼聰穎，論詩亦頗有新穎個性之見，如以「厚」「許鍾」「譚詩歸」之類，乃清初反「七子」風潮中之別調耳。然其詩學實甚保守。大抵能評古詩、樂府及唐前詩，評唐詩亦僅及五言，而不甚能識律詩之長，至謂「唐律多近古」，不解嚴滄浪「律詩難於古詩」、「七言律難於五言律」之說。又如以抒情手段分析中唐後之敘事長篇，以唐詩繩宋詩（此點與滄浪同），以「忠孝」說宋詩，是皆昧於詩體發展之大勢也。此書有康熙二十三年刊詩騷二筏本、道光二十六年勅書樓刊水田居全集本。民國十一年嘉業堂刊吳興叢書本題吳大受刪訂，劉承幹跋更徑作吳撰，實

較諸本僅少六則餘，其他皆同，劉氏誤耳。孫殿起《販書偶記續編》卷二十著錄是書康熙間南山堂刊本，亦題吳大受撰，亦誤。

載酒園詩話 五卷。賀裳撰。裳字黃公，號檠齋，又號九曲阿隱者、白鳳詞人，生卒年不詳。諸宗元

黃白山先生載酒園詩話評序謂其年逾九十。江南丹陽人。明崇禎初曾入復社。入清爲諸生。有蛻疣集等。

此書通論部分稱「載酒園詩話」，論唐詩部分稱「又編」，論宋詩部分復稱「載酒園詩話」，論唐、宋兩部分又合稱「唐宋詩話」，稱名不一，各自爲卷，蓋作於不同期，未及統合也。其通論部分頗能落實於詩例，而評唐、宋詩人，亦每從詩例抽繹出結論，不尚空談。其論大抵以蘊藉爲正，正或不正，儼然標準。然謂諷戒只能施之前代，「昭代則不可」，則不免拘執。其論唐詩，略于初盛而詳于中晚，其中如以「甘露之事」逐句坐實李商隱有感及重有感等，爲吳喬所激賞，盡取入其西崑發微中。賀氏論宋詩，殆爲不滿錢牧齋而發，所謂「天啟、崇禎中，忽崇尚宋詩，迄今未已。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間本末也，僅見陸務觀一人耳」云云，即指牧齋。實則賀氏論宋詩雖有見地，然如推王安石「爲宋詩中第一」，「曜之（子由）殆甚于老坡」之類，都不可解，故頗爲王漁洋所譏。黃生亦有評本，多駁之。惟吳喬園《詩話》卷三及卷五，盡取其論唐、宋之語，以爲讀賀書「宋人詩集可以不讀」，過甚其詞，莫此爲甚。吳氏論詩引馮班、賀裳爲同道，然稍後趙執信談龍錄極重吳、馮，而不及賀，由此可悟賀與吳、趙兩家同中亦有異也。此書初與皺水軒詞筌、紅牙集、蛻疣

《集合刊，僅通論一卷；康熙刊本爲賢已集一卷又編三卷，三卷爲初、盛唐一卷，中唐一卷，晚唐一卷，尚無論宋詩部分；嘉慶二十四年夏之勳烟環閣刻本依次編爲五卷，唐宋詩話緣起置於修季序後，又增吳錫麒、夏之勳二序，後有范鏊、秦鶴齡二跋。然卷五論宋詩部分闕曾幾以下十七家，亦不全。今續編所據黃生評本爲最全，且此本卷一署「丹陽賀裳黃公論次」，與又編以下各卷「九曲阿隱者」之署名不同，而今存唐熙以下各本卷一皆改署「九曲阿隱者」，故知此本爲最早原本。此本民國間曾藏諸宗元大至閣，今未見。

圍爐詩話 六卷。吳喬撰。喬（一六一一—一六九五）一名受，字修齡，江南太倉人，入贅崑山。詩工

崑體，又深於禪。有西崑發微、舒拂集等。清史稿卷八四八有傳。

此爲吳氏論詩之主要著作。自序有「辛酉冬，萍梗都門，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暖…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，小史錄之，時日既積，遂得六卷」云云，則書成於康熙二十年客徐乾學家期間。全書大抵爲問答體，亦可證此言。又有與萬季野書一種，書首亦云「昨東海諸英俊問」，知即作於同時，摘錄而付萬斯同（季野）者。著「昨」字，何其急速。以之比勘稍晚之詩話定本，亦可知其異同，如以「清秀李于鱗」譏王漁洋，即不見於詩話，此或與晚年悔作正錢錄同。（漁洋亦推許其善學西崑。）又時在都門，而屢言「東海諸英俊」，則應爲徐府兄弟子侄輩說詩，而錄付萬氏，非答萬氏問也。故趙執信談龍錄作「與友人書」，花熏閣詩述本亦題作「吳修齡與萬季野書」，清詩話本改題誤。吳氏又有逃禪詩話一種，亦與圍爐詩話有異同，其最異者乃尊許學夷爲師，而爲圍爐詩

話所略。圍爐詩話大抵卷一爲總論，卷二論列古今詩體，並從卷二開始，分卷依次評論漢魏、唐、李杜、宋、明詩。其立場概而言之，便是以有無寓意與有無比興爲標準，揚唐抑宋，而痛斥明詩爲「瞎盛唐」，誠爲犀利，閻若璩嘆爲「哀梨并翦」。其「詩中須有人」之說，後爲趙執信取以攻詆王漁洋，影響有清中後期詩學甚鉅。「詩酒文飯」一喻妙解詩文之別，亦精到，故亦屢爲後世稱道。吳氏論詩主晚唐，引馮班爲同道，尤屬意于李商隱與韓偓，然每以求意過深而流於牽強，以致招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譏。又在「比興」與「賦」之間強判優劣，並據以褒貶唐宋詩，亦過於絕對化。卷五大段摘引賀裳載酒園詩話論宋詩語，稱其「深得三唐作者之意，明破兩宋膏肓」，則兩人同失于認唐作宋，而未能預其時已漸開之宗宋風氣也。此書當年僅有鈔本流傳，刊本最早爲嘉慶十三年借月山房彙鈔本。上海圖書館藏毛壽君鈔校本卷末多出一則，茲錄於下：「黃公所評詩歸，閻朝隱貓兒鸚鵡篇，及宋之間梁宣王挽詞、魯忠王挽詞、真鍾、譚二氏子孫之耻也。」

古歡堂集雜著

論詩二卷 詩話二卷 田雯撰。雯（一六三五—一七〇四）字綸霞，一字子綸（一作紫

綸），號山薑，又號蒙齋。山東德州人。康熙三年進士，由內閣中書歷官至戶部侍郎。有古歡堂集。清史稿卷四八四有傳。

古歡堂集雜著原爲八卷，此本殆即前四卷。書非成於一時，卷三杜牧徐渭一則偶署「乙亥暮春望日書」，即康熙三十四年，知其寫定在晚年也。卷目分題「論詩」、「詩話」，言各有當。論詩大抵亦循體格，而不分唐宋，不厚薄古今，如七古推杜、韓、蘇、黃，七律、七絕推義山、放翁，至謂同

時人可互學而不必盡法前賢，尤爲通達。又於晚明以來如李滄溟、謝茂秦、錢牧齋諸家，皆有駁議，論頗切實。其中駁申梟盟說杜詩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一則，以自身實歷解「花鳥莫深愁」，與趙次公注殊途同歸。時仇注甫出，於此句即取趙注及錢牧齋注，二家正相反對，則駁申亦即駁錢矣。當其時，王漁洋聲氣正盛，書中竟不置一辭，蓋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「不相辯難，亦不相結納」之謂也。然兩家亦有相合者，如五古不取老杜之類。此書卷三「三句一韻」一則有云：「余官楚中，得夷陵雷何思太史詩集讀之。有聽雨一篇，三句一韻，以爲創作，古無此格，載之山薑詩話中。」則另有山薑詩話一種。今上海師範大學藏有山薑詩話稿鈔本一種，與雜著本對勘，全篇尚未分卷，大抵相當於卷二之全部、卷四至「乙丑嘉平舟發武昌」一則，連列而下，各則之序次大致亦同；此下之六則（今本析爲七則）則散見於卷一。文字頗有增刪改動，避「玄」字，不避「弘」、「曆」，此或即爲山薑詩話原本也。而後所增寫者，主要爲卷三、卷一大部及卷四「乙丑嘉平舟發武昌」一則以下部分。故山薑詩話大抵仍存於今本雜著中，即如雷何思聽雨一詩，亦復載於卷四。然刪削文字亦多，如「乙丑嘉平」一則末，原有「余與諸子齒相若，既老且病，乃獨涉風波，衝瘴癘，憔悴支離於天末萬里之外，能無感慨」云云，知爲巡撫貴州時之追述，今本刪去，反致時地不明也。論詩各則，增刪文字更多，尤可證出於前、後手也。

詩義固說 二卷。龐塏撰。塏（一六四〇—一七〇八）字霽公，號雪崖。直隸任丘人。康熙十四年舉人，十八年登博學鴻詞科，授檢討。歷任內閣中書舍人、工部都水司主事、戶部廣西司郎中，三十

七年出知福建建寧府，未幾告歸。有叢碧山房集。清史稿卷八四八有傳。

此書論詩，作者自揭其旨爲不說「篇中之詞」，而專求「言中之志」，且強調「如是則爲詩，不如是即非詩」，誠爲「固說」。觀其論歷代詩，惟取漢魏以上，晉以下即視爲徒驚文詞，連盛唐、陶、杜亦不免此病，太白更無論矣。又於「賦比興」倡「賦主」之說，不取鍾嶸詩品以來尊比興之通論，比興乃淪爲「興起所賦」、「比其所賦」，復毛詩初始之序也。故作詩主庸常無奇，能說眼前日用、人情天理便是好詩。然亦不廢以禪說詩，取釋家「萬事引歸自己」等語，復以儒家詩觀說之通之。其論甚高，亦質實，與山左田雯、趙執信及同邑後勁邊連寶同一聲氣，而與王漁洋及江南宗晚唐、宗宋元之時風立異。此書有叢碧山房雜著本，今續編本多出末尾「書漢魏詩乘編後」二則，乃取自雜著卷三題跋，或以龐氏宗漢魏，而有是舉，惟原有四則，續編取二遺二，未爲全耳。

西園詩說 一卷。田同之撰。同之（一六七七一—一七五一後）字在田，一字彥威，號西園，田雯長孫，故又號小山薑。山東德州人。康熙五十九年舉人，官國子監助教。有西園文渙等。

此書之作，自序謂乃繼家學、振門風，然家學外又服膺王漁洋。而於兩家之異，亦非不能識。如分別以先王父繼杜、蘇，以漁洋公繼王、孟，新城、德州有名家、大家之分，而並譽之。然究其實，通篇主微妙蘊蓄，重唐輕宋，又以宗唐而於明詩頗致恕詞，引七子、王世貞等爲同調，是皆偏於漁洋一路，而與乃祖稍隔。篇中引他家語甚多，或標出處，或不標出處，繼申之以己見，自序「因他人之說以立吾之說，即以吾之說而印他人之說」，固已預爲說明矣。此書有乾隆間刊田氏叢書本，續編